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
 卷 卷二十一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40
 編號 D7811200

卷二十一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賦甲善卷善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

班固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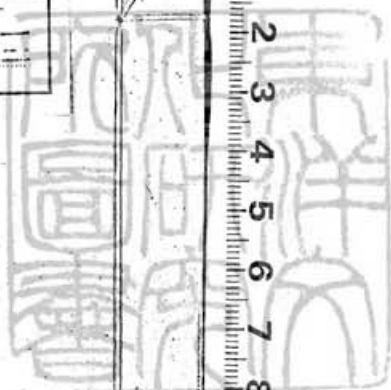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貴重-4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

十一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2006三



01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東坡先生文集
文選卷第二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諫史

王仲宣諫史詩一首

曹子建三良詩一首

左太冲諫史詩八首

張景陽諫史詩一首

盧子諒覽古詩一首

謝宣遠張子房詩一首

顏延年秋胡詩一首

五君詠五首

鮑明遠詠史詩一首

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百一

應休璉百一詩一首

遊仙

何敬祖游仙詩一首

郭景純游仙詩七首

詠史

詠史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自謂覽史書諒其行事得失或
良彙故誌言秦穆公
殺三良自殉以調之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

善本亦其所知 翰曰從死曰
殉古無此事人所知之 善曰

禮記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如我死使吾二婢子夾我
乾昔死其子曰殉葬非禮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以人從葬

為殉鶴冠子
曰達人大觀秦穆殺三良昔 善本亦
惜字 哉空爾為 濟曰秦穆
公卒以子

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臣故無益徒彰
非禮故云空爾為 善曰左氏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

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曰三
良三善臣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鄭玄禮記注曰爾語助

也 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 音資 良曰九仕曰結髮訾
量也言無量也 善曰漢書

曰霍光以結髮內侍又王生謂蓋寬饒曰用
不訾之軀良信也賈逵國語注曰訾量也 臨沒要之

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

下如綆。古縶，美悲也。銑曰：穴，墓門。縶，縶皆繩索。善曰：死，垂也。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披，奔也。天，職也。良人，身也。玄曰：穴，謂塚壙也。說文曰：縶，及井，縶也。縶，牛轡也。

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處，心亦有所施。向曰：其

不復。翰曰：劇甚也。有所施者，為人用也。善曰：說文曰：劇，甚也。包咸論語注曰：施行也。生為百夫雄

死為壯士規，黃鳥為作悲詩。至今聲不虧。齊曰：善序曰：黃鳥

之，中，最雄俊者也。漢書項羽謂樊噲曰：壯士也。毛詩序曰：黃鳥，哀也。王德

楚辭注曰：黃鳥，哀也。王德

三良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良曰：亦諫史也。義與前詩同。植被文帝責黜，意者是悔不隨武帝死，而說其詩。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銑曰：植自言功名不可強為而

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孝經注曰：死君之難，為盡忠

蓋法曰：能制命曰。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善曰：列女傳

柳下惠妻諫曰：惟佛君子，未能厲兮。嗟惜哉，乃下世兮。賈逵國語注曰：沒身為殘。生時等榮樂，既

沒同憂患。平聲。善曰：應劭漢書注曰：秦穆與羣臣飲酒

從死。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善本。涕，登君墓，臨穴

仲天歎。平。翰曰：墓中不明，是謂

日：說文曰：捐，棄也。楚辭曰：美人兮，撫涕而墜。臨穴已見上

東觀漢記：魯太后報鄧閻曰：嚴父愾，長夜慈母去中堂

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濟曰：黃鳥

哀三良詩也。傷肺肝，悲之至也。善曰：禮記曰：親始死，

詠史詩八首 五言

左太冲 意多以喻已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群書。良曰：蓋思自屬矣。弱冠，年二十也。柔翰，筆也。卓犖，特達也。

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王粲車渠挽賦曰：授柔翰以作賦。孔融薦禰衡表曰：英才卓犖。樂躑躅與犖同。班固漢書司

馬遷贊曰：劉向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秦論司馬相如揚雄博雅，群書。

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蘇曰：鳴鏑，矢名。此以爲法則也。

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蘇曰：鳴鏑，矢名。此以爲法則也。

書曰：長揚賦曰：求無邊城之災。漢書曰：冒頓乃作爲鳴鏑。晉勅尉尉，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也。漢書高祖曰：吾以

羽檄徵天下兵。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

穰苴，子余反。向曰：齊將田甲冑之士，疇昔覽穰苴之術。善曰：尚書曰：善哉，乃甲冑。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字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爲將軍，將兵，打燕晉之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

教

朝齊威王使大夫造論古者司馬法，而長嘯激清風。志若

無東吳，勇也。時吳未平，臨風長嘯，若無東吳者，志高而氣

曰：激感也。東，欽乃貴一割。夢想騁良圖。濟曰：以欽爲刀，只

吳謂孫氏也。言願當一割之任，奮策於敵國也。善曰：東觀漢記：班超

上疏曰：臣乘聖漢威神，與劬餘刀一割之用。善曰：君章句曰

也。左盼見澄江，右盼覓定羌胡。澄江，湘湖。謂取吳右定

羌胡，謂取蜀，蜀在西，故云羌胡。善曰：廣雅曰：盼，功成不

受爵，長揖歸田廬。漢書曰：鄒食其長揖不拜。毛詩曰：中田

有廬，僕書疏廣曰：吾自有舊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善曰：鬱鬱，茂美兒。離離，輕細兒。詩傳曰：離，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

盼 盼 刀

下僚齊曰彼謂山前喻世胃此謂潤於喻英俊善曰史記魏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七發曰高百尺而無枝

曰詩內傳曰所以為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孔安國尚書傳曰胄長子也謂卿大夫子弟也廣雅曰躡履也西都賦曰

英俊之域爾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

耳漢貂良曰金日磾張湯也耳挿也善曰周書湯曰吾彼因地勢所有而獻之列子俞氏曰病非一朝一

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班固漢書金日磾費曰夷狄亡國

傳黃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

凡十餘人功臣之後惟有金氏親近貴寵此於外戚董巴

侍冠武弁貂尾為飾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銚曰馮唐郎署故云不見招偉奇也思敬小人在位而君子在野

善曰漢書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

唐曰父老何自為郎說文曰偉奇也荀悅漢紀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向曰吾思自稱也希美也段干木偃息德義文侯過其廬而載

之諸侯聞之而畏魏是謂魏之藩屏也善曰廣雅曰吾希庶也干木也見魏都賦幽通賦曰干木偃息以番魏

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翰曰魯仲連適游趙秦將白起圍邯鄲魏將辛垣衍往說趙尊秦為

帝仲連謂平原君曰魏客辛垣衍安在為君責而歸之及

見垣衍垣衍再拜謝曰吾請出不復敢言也秦將聞之為

却五十里此謂談笑之間也善曰史記曰魯仲連好奇

偉侷儻畫策而不肯仕官在職趙孝成王使白起圍趙魏

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魯連適遊趙貴而歸

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切成恥善本傳受賞高節卓不群齊曰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仲連辭謝曰

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賞也即有取者是謂賈人之事矣乃辭而去謂不為貴者所羈而

能解紛又不受所賞卓然與天下不羣也善曰史記曰平原君欲封魯連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

高節遊於趙論語顏頤臨組不肯綵薛對珪寧善本作不肯分

連璽驩前庭比之猶浮雲良曰組縷綵繫分受璽印也言

以干木仲連繫已利物以刺貪失也善曰說文曰組縷

獨也王逸楚辭注曰綵繫也禮舊命徵曰諸侯執珪解嘲

曰折人之珪將加之官必授之以印後仲連為書遺燕將

燕將自殺田單發爵之仲連逃海上善曰故言連璽鄭玄

周禮注曰璽印也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隆四術朱輪竟長衢銑曰

赫赫美盛兒皆謂皆道也竟盡也貴人所乘車朱其輪也

善曰毛詩濟濟多士毛萇曰濟濟多威儀也吳質書曰陳

威發憤思入京城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赫赫頭盛貌

西都賦曰冠蓋如雲廣雅曰術道也揚惲書曰乘朱輪百

十人古詩曰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向曰金日磾張湯

長衢夾巷漢高平恩侯史良娣兄恭為樂陵侯此皆貴盛用車游士

皆集宿其館廬也善曰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

下無金張之訖金張已見上文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

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相母也

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翰曰鄰

族故常聞奏樂善曰左氏傳曰鄭伯有夜飲酒擊鐘焉

呂氏春秋曰帝嚳令人擊磬墨子曰彈琴瑟吹笙竽磬或

為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與寥寥空宇內善本作所講在

玄虛濟曰寂寥虛靜也揚雄素嗜酒人希至其門故云無

虛也善曰說文曰寂寂無人聲也漢書揚雄自敘曰唯

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廣雅曰寥寥深也空廓也楚辭曰

閑空宇之孤子漢書曰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老言論

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無無形謂之道言論

准宜尼辭賦擬相如良曰有人問雄雅常用法應之僕為

子也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雅心壯之每作賦常用法應之

故云擬相如善曰漢書曰時有人問雄者雅常用法應之

讚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又曰先是時蜀有司馬悠

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雅心壯之每作賦常用法應之

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雅心壯之每作賦常用法應之

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雅心壯之每作賦常用法應之

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雅心壯之每作賦常用法應之

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雅心壯之每作賦常用法應之

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雅心壯之每作賦常用法應之

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雅心壯之每作賦常用法應之

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雅心壯之每作賦常用法應之

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雅心壯之每作賦常用法應之

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雅心壯之每作賦常用法應之

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雅心壯之每作賦常用法應之

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雅心壯之每作賦常用法應之

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雅心壯之每作賦常用法應之

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也。思以推後約折以金張奢麗以
激於當代也。言曰。論語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魏志程昱曰。劉備有英名。論文曰。擅專也。解朝曰。天下之
士咸營於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自曰。皓大也。靈景日景也。神州
京都也。善曰。廣雅曰。皓明也。

傳玄三都賦曰。白日。靈景。景於天地。聖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

若雲浮翰曰。紫宮天子所居處。雲浮高廣也。善曰。西
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桓寬鹽鐵論曰。梓匠管宮

室上成雲氣。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善曰。峨峨高門。藹藹皆王侯。善曰。廣
下成山木。

雅曰。峨峨容也。峨與峨同。古字通。漢書鮑宣曰。豈徒欲使
臣重高門之地哉。毛詩曰。藹藹王多吉士。廣雅曰。藹藹盛

也。自非攀龍客何為歛許來游。競之人。何為忽游於此。歛
忽也。善曰。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薛綜西京賦注曰。歛者言忽也。

被褐出閭闔高步追

許由說曰。褐短敝之衣。閭闔國門也。許由堯時隱居之士
思隱也。人趨。趨勢利。將被褐出國門。追許由之迹而

履之也。善曰。家語子路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
子曰。國無道。隱者可也。晉宮闕名曰洛陽城。閭闔門西向。

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武陽拔槐里人。修道沖虛。學
十齋。缺許由乃堯所讓。由是退隱。遂逃於中嶽下。振衣

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向曰。振衣濯足。欲去此塵也。善
曰。王粲七釋曰。濯身乎滄浪。振衣乎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平聲。協韻。善曰。孔安國尚書
傳曰。樂酒曰酣。毛萇詩傳曰。震

猶威。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論曰。荆軻與高漸離及狗
屠者飲於燕市酒酣漸離

擊筑荆軻和而歌以相樂也。已而相泣。傍若無人。善曰。
史記曰。荆軻之燕。與屠狗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

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
中相樂也。已而相泣。傍若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

高躬邀四海豪右何足陳良曰。荆軻與漸離後刺擊秦王
不成。故云無壯士節。觀其志氣

高躬邀四海豪右何足陳良曰。荆軻與漸離後刺擊秦王
不成。故云無壯士節。觀其志氣

并

漢書曰十

六兩為一斤

二十斤為一

鈞

宜

亦與一代殊此人高觀越四海之外豪右之人何足可陳也善曰臣瓚漢書注曰隨縣也張衡四愁詩序曰豪右

之家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干鈞

濟曰言埃塵輕細也千鈞至重也三十斤曰鈞言君王雖貴朝將刺之狗屠雖賤朝乃與飲事雖屬朝實思自謂也

思疾當時貴者盡是小人故輕之賤者雖賤則有君子故重之善曰列子楊朱曰貴非所貴賤非所賤齊貴齊賤

主父官不達骨肉還相薄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孝

子舅弟不收此由名宦不達而骨肉之親相薄也善曰史記或說主父偃曰大橫主父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年

身不得遂親不以孝子昆弟不收杜預左氏傳注曰官仕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

肉之親薄輕鄙之也買臣困樵采善本作伉儷不安宅

史記曰君薄淮陽邪買臣困樵采善本作伉儷不安宅能留伉儷謂妻也伉儷匹宅居也善曰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擇東新行且誦書妻亦負戴

朱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擇東新行且誦書其妻數止買臣無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不

相隨數止買臣無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當貴也今已四十餘矣汝若日夕

待我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左氏傳曰杜氏之婦怒施氏

何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左氏傳曰杜氏之婦怒施氏

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陳平無產業歸來鬻負郭平家貧

好讀書其家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鬻依也善曰漢方言曰鬻鬻也郭璞曰謂蔽夢也音愛鄭

文禮記注曰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翰曰卓文君既奔負之言背也

馳歸成都居徒四壁立寥虛廓空也善曰郭璞曰四賢豈曰貧窮也楚辭曰嗟寥廓而無類廣雅曰廓空也

不偉遺烈光篇籍業光於篇籍善曰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漢書當其未遇時憂其在善本作填溝壑

日吳起商鞅垂著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其在善本作填溝壑

英雄有逆遭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戈遺之在草澤良曰沈倫於此見志善曰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周易曰屯如遭如國語曰古曰在昔孫子曰何世之無才何才之

才

文選卷二十一

八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銑曰

窮巷猶鳥之在籠皆不得志也習習屢飛也落落踈寂鬼抱影猶隱身也善曰詩文曰習習數飛也鶴冠子曰籠

中之鳥空籠不出鄭玄毛詩箋云隅角也落落踈寂貌言士之居窮巷若鳥之在籠中也風賦曰廓抱影而獨倚

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途白曰無通路謂特無道也枳棘

仲宜七哀詩曰出門無所見孔叢子孔計策弃不收塊若

手山陵之歌曰枳棘充路陟之無繆善曰東方

枯池魚翰曰計策不見用塊然若涸池之魚善曰東方

貌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濟曰寸祿斗儲雖至少此皆

之富商而無尋尺之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古出東

門行曰盎中無外米架上無懸衣說文曰顧還視也備蓄

也謂蓄積親戚還相殘朋友日夜踈良曰茂輕也思疾時

以待用也親戚還相殘朋友日夜踈棄賢賤貧兼以自貶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茂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

榮華咄當嗟復彫枯銑曰蘇秦自趙說六國使約從而并

使人刺殺秦李斯入秦說秦王秦王拜斯為客卿後為丞

相趙高譖殺之此者秦皆貧賤之士俯仰之間而取榮寵

旋而復見彫殘也言人不可無位及其有位不致過分咄

嗟嘆詞也善曰史記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惠王方

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遂說六國蘇秦為從約是

宜王以為客卿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

秦又曰李斯西入秦說秦王後秦王以斯為客卿又曰始

皇以斯為丞相二世下斯就五刑莊子曰其疾也僕仰之

啐驚也王彌周易注曰飲河期滿腹責足不願餘巢林栖

啐憂嘆之辭啐倉憤切飲河期滿腹責足不願餘巢林栖

一枝可為達士模白曰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鶴巢林下

之模思言位過其支必為其斃善曰莊子

曰鶴巢林下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積

長

貴

才餘

詠史詩一首 五言

張景陽 載之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屬

因託疾遂絕人事協見朝廷貪祿

位者眾故詠此詩 善注同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群公祖二疎 疎廣曰

為漢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太子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不亦善乎遂上

疏乞骸上以為年篤乃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

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

者車數百兩辭訣而去藹藹盛見東都門長安東門也祖

祭也凡送行而飲酒者餞祭道為名 善曰漢書劉向上

疏曰東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

也王逸楚辭注曰娛樂也娛與虞古字通用毛詩曰仲山

甫出祖鄭玄曰祖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 良曰朱軒公

者行祀敬之祭也

長安城也 善曰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

軒 善曰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

長安城也 善曰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

軒 善曰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

軒 善曰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

薛

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 善曰

簪也凡束髮為從官散髮為罷官 善曰鍾會遺榮賦曰

以持冠也孟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 行人為隕涕賢哉此

於塗炭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 善曰漢書揚宜上書曰揮

丈夫 善曰漢書揚宜上書曰揮

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額謂四座賓多財為累 善曰

婦日令冢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

子孫竊謂廣所愛信老人日子孫致及君時願立產業今

日飲食費且盡願丈人勸說買田宅老人以間為廣言此

而多財則益其過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宗族

共饗其賜盡吾餘日不亦可乎隕墜揮散備積也 善曰

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歲暮喻年老也詩曰蟋蟀在堂

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說文曰額

逕視也古詩曰四坐莫不嘆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為太子太傅足子受字公予亦以賢良為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和足不辱知止不死今仕至二千石切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訣而去道路觀者曰賢哉二文丈或歎息為之下位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願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官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閑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險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卿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壽終累猶負也累愚為過者之累也

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且見書

翰曰蟬冕客謂貴盛者紳大帶也且書二疎之事於

此而常佩服矣壤地也咄嘆也善曰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史記魯仲連與燕將書曰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且見書

覽古詩一首 五言

盧子諒

濟曰徐廣晉紀云盧諒字子諒滄陽人也

喪亂北投劉琨琨以爲從事中郎後爲段匹碑別駕掌書記至蘭相如傳觀其志思其人故諒之善曰徐廣晉紀曰盧諒字子諒滄陽人也其戈說以道險終不墮之末波死誰依石李龍井閱誅石氏謀隨閱軍遇害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

良曰和氏

璧天下所傳寶趙惠文得之秦昭隨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而實不發與城故云其價是空言也善曰蔡邕琴

據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瑤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瑤古和守、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其傳寶也、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史記漢王曰、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價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平簡才備行李圖令

國命全、則趙在趙是致患也、故簡才使秦、以全國命、善曰

史記曰、趙王得秦王書、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秦擊、恐不可得、而見欺、致勿與、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

令報秦者未得、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見賣、謂將賣已也、爾雅曰、簡擇也、左氏傳、燭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供其

乏困、杜預曰、行李使人、孫卿子蘭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

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善曰、周易曰、在下位而不憂家語曰、顏回以德行著各、孔

其賢、奉辭馳出境、伏軾徑入關、翰曰、軾車上橫木、入關入

逐令相如奉和璧、西人秦、尚書曰、奉辭罰罪、鄭玄禮記秦

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揮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良曰、趙

也、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大喜、相如視秦王

無意償趙、趙乃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却

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意與趙、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

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乃持璧睨柱、欲以擊之、秦王

恐其毀璧、乃辭謝、請以十五城與趙、而使相如就館、揮奮

睨視也、捐毀弃也、善曰、毛萇詩傳曰、御進也、鄭玄禮記

注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令趙使者擁節也、說文曰、揮

奮也、燕丹子曰、荆軻拔匕首、擲秦王、皮耳入銅柱、火出、然

銅有金、故連城既偽、往荆王亦真、還濟曰、相如度秦詐、得

不與、爰在澠池會、二主剋交歡、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

向曰、秦趙會於澠池、秦昭王發特其疆、相如折挫其端、

善曰、爾雅曰、爰曰也、史記曰、秦土發為好會於澠池、趙王

遂與秦王會澠池、又曰、嚴仲子謂聶政曰、故進百金、若得

瑟五臣作琴

賤

死無子立昆弟是為昭襄王列子曰不猶愈於負其力乎漢書曰秦王政負力怙威鄭玄周禮注曰負持也方言

曰端也皆計在血下霜襟怒髮上衝冠下髮上衝冠而目皆血文曰皆目睚也列士傳曰朱亥瞋目視

不隻彈濟曰酒酣秦王謂趙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秦擊請奏街秦王怒不許相如前進曰趙王聞秦王善為

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

王之失矣善曰西街東瑟已見西征賦捨生豈不易處死

誠獨難良曰捨生而死善曰捨生取死而能立事難也

史公曰非死者難稜威章臺顛彊禦亦不干銑曰謂相如

言屢死者難也稜威章臺顛彊禦亦不干銑曰謂相如

也稜猶奮也彊禦謂秦也善曰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

懼于鄰國毛詩曰不畏彊禦孔安國尚書傳曰干犯也

屈節邯鄲中悅首忍迴軒向曰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

人吾羞不忍為之不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

會望見顏引車避匿此為屈節也邯鄲都也悅低軒車也

善曰家語子貢曰夫子欲屈廉公何為者負荊謝厥譽音

節以救父母之國節猶操也廉公何為者負荊謝厥譽音

翰曰舍人諫相如曰君與廉君同位廉君多置惡言而君

畏匿且庸人尚羞之况將相乎對曰吾不畏秦王豈畏廉

將軍哉願獨念彊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

今兩虎鬪勢不俱生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

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相如門謝罪曰鄙人不知將

軍之至此厥其誓過也善曰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

曰謝尚書傳曰思免厥譽孔智勇冠當世善本作弛張使我

安國尚書傳曰誓過也善曰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

歎子譽濟曰相如智勇蓋於當世弛解也下廉頗為解

折秦王為張也誠可歎羨之我謙自稱也善曰史記

太史公曰相如其愛智勇可謂兼之矣擅詔孔子曰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

張子房詩一首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姚侃

公以舟師進討軍頭善曰沈約宋書曰姚侃

留頭城經張弓廟出

下 宣

平

鄭

吟也謂情有
所悅吟歎而
歌詠

討

良

文選二十一

三

謝宜遠良曰晉末宋高祖北伐見張良廟毀乃修之并命諸人為詩瞻時為謬章太守

選以和此雖是和詩而實諫之善曰王儉七志曰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

詩賦讀瞻之所造冠于一時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銑曰亡國之音哀以思謂周之將亡蕩然無綱紀文章也善

曰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又曰亡國之音哀以思毛詩曰顧瞻周道又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

紀文卜洛易去隆替興亂罔不亡向曰隆盛替廢也周公

易以盛無德易以廢至復解於亂道無不亡之者而周子孫有之是以亡也善曰尚書曰予朝至于洛師卜瀾水

瀾水惟洛食韋昭國語注曰晉廢也漢書婁敬謏高祖曰昔成王即位乃營成周都洛以為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

王無德則易以亡又劉向上疏力政吞九鼎苛厲慕三殤

翰曰力政謂秦以力為政也吞取九鼎而伐周也橫死曰殤孔子過太山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使子貢問之曰吾

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孔子以小子志之苛政猛於虎也秦之苛法天下怨

之其暴甚於此三殤也善曰力政謂秦也墨子曰反天意者力政也如淳漢書注曰王室微弱諸侯以力為政相

攻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息肩纏民思靈鑒集朱光曰濟寶器而遷西周苛猶虎也

天下苦秦猶終日擔重而行思息其肩者也故神靈下鑒漢高之德而集之漢火德故云朱光纏結也善曰東京

賦曰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放漢毛詩曰天鑒在下有命既樂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賈逵國語注曰鑒察也南

都賦曰輝朱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良曰伊人謂子房光於白水

人代天聖官子房感此而扶翼興王使成帝業工官聿疾也善曰毛詩曰所謂伊人感猶應也尚書咎繇曰無曠

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毛詩曰聿來胥宇孔安國尚書傳曰聿遂也陸機遂志賦曰扶興王以成命延衰期乎天祿

婉婉幙中畫暉暉善本作天紫昌銑曰善子房運業於惟

盛也婉婉美兒暉暉明兒善曰婉婉和順貌也漢書高祖曰運籌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易曰靈圖曰攝天之

功

業使之理鄭女鴻門銷薄博蝕坡下隕攬楚搶七將協融
曰天業得其理鴻門銷薄博蝕坡下隕攬楚搶七將協融
攬搶皆喻項羽至鴻門急擊沛公項伯夜馳告良良與伯
見沛公公曰早自來謝沛公翌日從百餘騎見羽羽因留
沛公飲范增數目羽使擊沛公公從間道還軍使良留謝
後漢王追羽至陽夏漢王謂良曰諸侯不從奈何用良計
諸侯皆會圍羽城下遂滅之皆良之力也凡日蝕不於晦
朔者名薄彗星為攬搶皆錯亂不順之事隕猶落也
善
曰薄蝕攬搶皆喻羽也京房易飛候曰凡日蝕皆於
晦朔不於晦朔蝕若名曰薄爾雅曰彗星為攬搶
建蕭宰定都護儲皇
翰曰高祖居洛陽官者將爭與不定
以問良良曰陛下所與為仇者為誰
曰雍齒良曰請先封雍齒上從其計諸將聞之皆曰雍齒
且侯吾屬無患此謂爵仇也又勸上立蕭相國故云建蕭
宰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良因勸上入長安是
日車駕西都長安是謂定都又上發廢太子立戚夫人子
趙王如意呂后恐以問良良為畫計得不易太子故云護
儲皇也善曰爵仇謂封雍齒也已見幽通賦漢書曰良
從上出奇計及立蕭相國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
立之漢書宗都護太子並同翰注又疏廣曰太子國儲副

君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濟曰良嘗游下邳圯上有
也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濟曰良嘗游下邳圯上有
矣後五日與我期是夜半老父至甚長出一編書曰讀是
則為王者師及明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天下既定一良曰
願弃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乃學道欲輕舉肇始允信幽
神也老父言良始信契合神交為王者師及其功成是欲
輕舉將乘雲翻飛指于帝鄉帝鄉謂崑崙崑崙山天帝居處
善曰言初即合契幽叟乃遊心帝鄉莊子曰華封人謂
堯曰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毛詩曰肇
允彼桃蟲翻飛維鳥鄭玄曰肇始也允信也薛君韓詩章
句曰翻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良曰良以明惠之心為
飛貌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良曰良以明惠之心為

清塵布於後代有無窮之羨埃塵疆窮也善曰周易曰
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清埃猶塵也李尤武功歌曰清埃飛
連日月毛詩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銑曰神武謂宋高
曰惠我無疆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銑曰神武謂宋高
地人之政言宋高祖躬親三正之道裁制成哩德被八
善曰神武謂宋高祖也尚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
武乃文孔安國尚書傳曰睦和也漢書曰三正子為天正
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右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

地之宜，漢書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向曰：易云：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慶霄慶雲也。皆以喻宋高祖，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即河陰也。堯見四子汾水之陽，宵然喪其天下，焉謂高祖之德，可以照舜河陰，復堯汾陽，言皆過之，燭照薄覆也。善曰：明兩慶霄，皆喻宋高祖，燭照明也。薄猶輕易也。河陰，汾陽，堯舜二帝所居也。以高祖譬舜，則高祖光明，又以方堯，則堯可輕薄也。鄭玄曰：明兩者，取君明上下以明德相承，其於天鑿旌。善本亦作歷類寢節像薦嘉嘗鑿旌，下之事無不見也。

車駕旌旗也。言宋高祖歷良廟，見類駁，更使飾其形像而祭之，薦進也。嘗設祭名也。善曰：宋略曰：大軍九月，公羊傳，秋祭曰嘗。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濟曰：言宋豈徒表飾此廟而已，乃思良輔翼漢祖，故復為之，是不忘祖德矣。宋高漢後也。甄表也。善曰：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陸機高祖頌曰：念切惟德，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良曰：逝死，作起，揆度也。子謂子房也。周行喻宋也。言死者可起之而令仕，度良之意亦慕。

我宋朝，善曰：逝謂死也。死者可起之而令仕，度子之志亦慕此周行。周行喻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遊於九原，曰：死若可作也。吾誰與歸。毛詩曰：嗟我濟濟，屬車士。聚聚翰墨場士，皆文章之士，是翰墨之場，故能諫良也。善曰：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乘，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賓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揚圃講經藝之所。警夫遠盛觀，竦踊企一方。此盛觀，但竦踊企望而已。瞻時在豫章，故云一方。善曰：警夫宜遠自謂也。毛萇詩傳曰：建離也。莊子叔連曰：警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詩曰：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翰曰：四達謂衢路相怨一方。

平直，瞻自愧蹇，蹇無良才以游，此瞻之謙詞。善曰：禮記曰：周道四達，尚書曰：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說文曰：蹇，跛也。左氏傳曰：孟繁之足，蹇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濟曰：瞻自謂微人而守遠，由餐和氣，還復忘此，但以舉目延首，詠太康之道。善曰：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

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象曰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微遠亦自謂也阮瑀止欲賦曰欲延首以極視魏明帝時田黃雀行曰四夷重譯貢百姓謳吟詠太康琴操伍子胥歌曰庶此太康皆吾力交

秋胡詩一首 五言

顏延年

良曰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去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

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吾有金願以贈夫人婦人曰寧妾採桑奉二親不願受人之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婦人雖而至乃向來採桑者婦曰子辭親往仕五年乃還而悅路旁之婦人辭子裝金以與之而忘其母是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走投於河而死延年詠此以刺為君之義不固也

椅 椅 梧 傾 高 鳳 寒 谷 待 鳴 律 影 響 豈 不 懷 自 遠 每 相 匹 曰

鶯

椅亦梧類鳳皇常棲之華有寒谷不生五穀鄉所吹律而溫氣至遂生黍也言椅梧之樹常傾枝以候鳳寒谷之地

待人以吹律亦猶敷之與響物而應之雖自遠而至因相匹偶此言夫婦之義相感而合懷猶顧也善曰毛詩曰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又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崗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曰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

鸞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言椅梧竹鳳鳥之來儀寒谷資吹律而成煦

類乎敷響豈不相思故夫婦之儀自遠相匹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敷響鳴冠子曰鳳則隨形響則應聲毛萇詩

傳曰懷 婉 彼 幽 閑 女 作 嬪 君 子 室 向曰婉美兒幽閑柔順也

君子謂秋胡也善曰毛萇詩傳曰婉然 峻 節 貫 秋 霜 明 美兒又曰笏窈窕閑也爾雅曰嬪婦也

蓋 俾 朝 日 翰曰志節高峻過秋霜之屬明惠豔傲等朝日之美俾等也善曰賈德建也傳玄有女篇曰

容華既以豔志節擬秋霜與玄周禮注曰俾等也詩曰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

嘉 運 既 我 從 欣 願 自 此 畢 其 一 濟 曰 偶 此 嘉 美如東

方之日 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會故欣願畢矣欣喜

息

戒

良人顧有違善曰陸機從梁燕居未及歡好善本作良人顧有違曰

燕安也秋胡娶後五日而行故云安居未及歡婦謂夫曰良人違別也善曰毛詩曰或燕燕居息又曰妻子好合

孟予曰良人由必厭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脫巾

千里外結綬登玉畿謂陳國王者所起故曰王畿善曰

巾冕士所服綬仕者所佩今徵官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東觀漢記曰江革養母幅巾履履漢書蕭育與朱博為友

仕陳而曰王畿詩緯曰陳王者所起也秋胡戒徒在昧且左

右來相依向曰昧未也言未明而戒徒者早起使左右相

左氏傳曰鑿鼎之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遜翰曰威遜歷

日古詩曰驅車策駑馬毛詩曰四牡騤騤周道倭遲毛

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其二善曰蘇武詩曰生嗟余怨

行役三陟窮晨暮濟曰余謂秋胡稱也怨數此行役也三

云陟彼祖矣言為登山陟險窮盡晨暮善曰毛詩曰嗟

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又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又曰陟彼

高岡我馬玄黃又曰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良曰嚴駕

蒙犯原隰多悲涼迴颺卷高樹善曰宋均春秋

踐驚鳥從橫去善曰阮籍家懷詩悲哉游宦子勞此山川

路其三善曰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中之超遙行人

遠窈轉年運徂良人為此別日月方向除銑曰徂徂除盡

日超趙遙兮令焉薄又曰愁備夜而婉轉莊子老聃曰予

年運而往矣將何以戒我哉李陵詩曰良時不垂至誰別

在須臾毛詩曰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毛萇曰除孰知寒暑

縱五臣作從

今

積催俛見榮枯向曰、催、俛、猶俯仰也、程曉女典曰、春榮秋枯也、善曰

然之、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燕

其四、翰曰、燕草也、善曰、陸機青河畔草詩曰、空房

來悲風、鵬鳥賦曰、止于空隅、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

宋玉諷賦曰、主人女歌曰、歲已暮兮、日已寒、爾雅曰、燕草也、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

濟曰、役謂入仕歸願、昔辭、善本作、秋未素今也、歲載華、良

謂復還也、傳從也、未素、謂木未落、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善曰、毛詩曰、蠶

載華、謂草已榮、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月條、桑、又曰、蠶

詠懷詩曰、趙李相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接高柯、銑曰、佳

胡妻也、窈窕、羨兒、接攀也、善曰、楚辭曰、聞佳人兮、傾城

召予、薛君、韓詩、韋句曰、窈窕、貞、專、貌、詠文曰、接引也、傾城

誰不顧、弭節停中阿、其五、向曰、傾城之鬼、人誰不顧、故

也、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

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國、佳人不稱得楚辭曰、

吾令羲和弭節兮、西皇女毛詩箋曰、中年往誠思、榮路、善本

阿、阿中也、大陵曰、阿、王逸曰、弭、安也、字、遠闊音形、雖為五載、別相與、昧平生、翰曰、關、猶異也、昧

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曹子建、答楊德祖書曰、思子

為勞、陸機贈顧彥先詩曰、形影曠不接、所說、聲與音、音聲

日夜、關、何以慰吾心、廣雅曰、昧、闇也、五載之別、雖久、論情

無容不識、直為先、昧平生、所以致謬、孔安國論語注曰、平

生、猶少、捨車遵往路、鳥藥馳目成、濟曰、秋、胡望、其妻而前

進、將以目擊、異成其心、捨棄、遵從也、藻、水草也、善曰、周

易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往路、所來從之路也、李陵詩曰、

比五臣作此

文選二十一

來空復辭良曰婦既志高故難久留去也空復辭無所

之心高其節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求自疎王逸楚辭注曰竭去也遲遲前途盡依依造門

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銑曰遲遲行兒造至也至門

拜嘉慶妻未還所以問何之善曰閉居賦曰太夫人在

位居室楚辭曰淨雲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翰曰妻自

也桑榆時言日暮也善曰物色桑榆言日晚美人望昏

至慙歎前相持其七前持其妻善曰美人亦妻也秋胡慙歎已過

嫵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良曰妻既恨之聊述其情

不思兼玄箋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關春來無時豫秋至

恒早寒銑曰豫悅也善曰楚辭曰折跡麻兮瑤華將以

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歎平聲善曰毛詩曰明發

長歎夜起慘悽歲方晏日落游子顏其八向曰每及歲暮常

沈銷落奈何來歸失義如此皆秋胡子妻恨詞善曰言

情之慘悽在乎歲之力晏日之將落愈思遊子之顏楚辭

曰歲既晏兮孰華與玄毛詩箋曰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

起翰曰以琴瑟為喻也高張必致絕絃立節有以盡命聲

喻立節期於致命聲急由乎調起以喻辭切與於恨深揚

雄解嘲曰弦者高張急徵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

有琴聲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

悲矣調猶韻也自昔狂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又為別百

行怨善本作諸已濟曰怨猶失也善曰繁欽與魏文帝

言而退楚辭曰解佩纒以結言周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

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杜預左氏傳注曰

君子求諸己。君子失明義，誰與借汝齒。良曰：皆俱沒盡，失義不俱盡也。善曰：家語孔子曰：淫亂者生於男女，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論語曰：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其九：鏡曰：詩序沒齒無怨言，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云：疆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詩曰：厭浥行露，言不可以無禮于有禮也。妾愧於此詩，甘赴水而死，泥水淫也。善曰：貞女不犯霜露，而違禮而我貪生，以棄義比之為劣，故有愧焉。毛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鄭玄曰：豈不知當早夜成婚，禮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爾雅曰：水史復入河為泥。

五君詠五首

五言 向曰：延年領步兵好酒，踈誕不能斟酌，當時劉謙言於

彭城王出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述竹林七賢，以自喻。山濤王戎由貴盛也，遂黜而不收。善曰：沈約宋書曰：顏延年領步兵好酒踈誕，不能斟酌，當時劉謙言於彭城王，出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

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謙語康曰：鸞翻自時，鐵龍性誰能馴。謙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謙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謙劉伶曰：韜精曰：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

顏延年

阮步兵

翰曰：阮籍為步兵校尉，善曰：表宏竹林名士，傳曰：阮籍以步兵校尉。厨

中有數斛酒，乃求為校尉，天將軍甚奇愛之。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

鏡曰：淪沈洞深也。識心之別名，湛然不動，謂之心，分別是非謂之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良曰：識廣雅曰：鑒照也，洞深也。

也。籍沈醉終日，率爾屬文，初不苦思，詞皆調喻，寓寄也。善曰：廣雅曰：鑒照也，洞深也。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良曰：識廣雅曰：鑒照也，洞深也。

多善屬文，論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五言詩，詠懷八十長餘篇，為世所重。班固漢書述曰：寓言淫麗，託諷終始。

缺

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濟曰籍游蘇門蘇門山有隱者籍對之長嘯清風寥亮故謂懷人籍

搜常歸相見與別忽以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所以驚衆也善曰魏氏春秋曰籍少時常遊蘇門山有隱者莫

知姓名籍從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仰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適

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毛詩曰嗟我懷人孫盛晉陽秋曰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

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籍康司馬長卿贊曰物故不可長卿慢世越禮自放賈逵國語注曰越踰也

論塗窮能無慟魏曰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口不評論厥輒慟哭而反此延年自誌以為塗窮者善曰滅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發言玄遠口不評論滅否人

物魏氏春秋曰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勢中散良曰籍康為中散大夫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籍曰餐霞仙者之流善曰孫盛晉陽秋曰籍康性不偶俗呂

氏春秋曰沈君莖謂孫叔敖曰耦世接俗子不如我餐霞謂仙也楚辭曰漱正陽而含朝霞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呼

吸沆瀣形解驗默仙吐論如凝神濟曰南海太守鮑靚通靈之士東海徐寧師之

寧夜聞靚室有琴聲而問焉靚曰柁叔夜寧曰叔夜臨命

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示人有終而實尸解則形解也

驗此則康默然而仙矣又康著養生論則可謂知氣神之

道也善曰顧詭之葛康讚曰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

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

柁叔夜寧曰柁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迹示終而

實尸解柁子新論曰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示民有終孫

綽綽中散傳曰葛康作養生論入洛京師謂之神人向子

期難之不得屈莊子曰魏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郭象曰行若曳尾於木心若聚死灰是其神凝也廣雅曰凝也立俗迂故五流議泰山洽隱淪良曰康非揚武薄周孔所

百三十八歲康甚愛之數共入山游戲是則洽隱淪也善曰竹林七賢論曰葛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迂世爾雅

曰迂逆犯也非有先生論曰啟開流議神仙傳曰王烈年已二百三十八歲康甚愛之數與其入山遊戲採藥桓子

新論曰天神人
五、二曰隱論
鸞翮有時鍛
辨龍性誰能馴
銑曰鍛殘馴

康亦復自謂
善曰鸞康別傳曰康美音氣好容色龍章
鳳姿天質自然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左

氏傳曰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服
庚僕書注曰擾馴也鍛所例也

劉參軍
向曰劉伶為建威參軍
善曰表宏
竹林名士傳曰劉靈為建威參軍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
猶閉關却掃而無事也
善曰

言道德內充情致俱閉既無外累故聞見皆滅滅榮緒晉
書曰靈潛嘿少言老子曰善閉者無開鑿而不可開王弼

曰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解鑿繩約而不可開解談
文曰懷藏也莊子廣成子曰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故神將

乃長生
鼓鐘不足歡榮色豈能眩
戶徧切
濟曰眩惑也
善曰夫

鍾鼓以悅耳榮色以悅目今聞見既滅聲色俱喪故鼓鐘
不足以為歡豈榮色之能眩也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

鷦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
銑曰鷦藏精光也沈飲耽飲也
荒廢之宴言人不知伶非為此

冥宴亦有以也
善曰廣雅曰鷦藏也賈逵國語注曰精
明也藏榮緒晉書曰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尚書曰羲和

沈湎于酒孔安國曰沈謂醉其也毛
詩曰好樂無荒鄭玄曰荒廢亂也頌酒雖短章深衷自

此見
居亂代欲拘其戈延年自解將同此美
善曰頌酒

即酒德頌也衷謂中心也
蒼頡篇曰衷別外之辭也

阮始平
翰曰阮咸為始平太守
善曰表宏
竹林名士傳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兄

子也與籍俱為竹林
之遊官止始平太守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人
善本秀
翰曰咸字仲容青雲器高
作民秀大者也秀美也善曰青

雲言高遠也史記太史公曰夫問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
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代哉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

廣雅曰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
濟曰咸唱議者勗所造
樂聲高則悲亡國之音

度所以思金聲不合雅頌非德政中和之善必今古尺有長
短所致後振得古銅尺度之全尺短四分此謂識微也金

奏謂鐘磬也。善曰：傳暢晉諸公贊曰：中護軍長史阮咸唱議荀勗所造樂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思，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抑之義。必古今長短之所致，後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壞，以此尺度於易今尺，短四分，時人明成爲解，班固匈奴傳贊曰：遠見識微，周官曰：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杜預左氏傳注曰：擊鍾而奏樂，郭奕巴心醉，山公非虛觀。良曰：咸哀樂至則過絕於人，太原曰：咸若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觀見也。善曰：名士傳阮阮咸哀樂至到過絕於人，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數服。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感其道也。山濤於事曰：咸若在官之職，必妙絕於時，鄭玄毛。屢薦不入宦。善曰：曹嘉之晉詩箋曰：觀見也。爲吏部郎，三上武帝，帝不能用，荀勗性自發，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麾指麾也，此亦延年自喻。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山濤舉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帝不能用也，尚書曰：學古入官，麾指麾也，言爲勗所指麾也，傳暢諸公贊曰：勗性發，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

向常待 向曰：秀爲散騎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

翰曰：早好也。淡薄，情靜也。毫素，翰也。文賦曰：唯毫素之所擬。

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

翰曰：早好也。探道，好淵玄也。觀書，鄙章句也。善曰：謂注莊子也。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王逸好出曰：窮聖人之秘奧，與測六義之淵玄。王逸楚辭注曰：鄙也。漢書曰：費

直治易，長於交。呂既鴻軒，攀翫亦鳳舉。向曰：秀嘗與嵇康

安雅園於山陽，鴻鳳鳥之美者，故以喻焉。善曰：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子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羸馬流連河

裏游，惻愴山陽賦。良曰：秀嘗與嵇康寓居河內山陽，後經息河裏，河內也。惻愴，悲傷也。山陽賦則思舊賦也。善曰：漢書班伯曰：式譚，大雅所以流連也。取度曰：荒樂也。魏氏

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河內向秀相友善遊於竹林思舊賦曰濟黃河以泥舟經山陽之舊居

詠史詩一首 五言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銑曰五都洛陽邯鄲臨淄宛成

華善曰漢書涉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各雜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鄭玄尚書大傳住曰矜夸

也漢書曰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戰國策云張儀曰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韋昭曰

有河洛伊故曰三川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向曰此有百金之子

而取高位善曰史記陶朱公曰吾聞子金之子不死於市漢書夏侯勝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

青紫如俯都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翰曰甍屋簷也若魚

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吳郡賦曰飛仕子黻華纓游客竦

輕戀明星辰未稀軒蓋已雲至濟曰未稀尚多也雲至如

華組之纓楚辭曰疎余駕乎入冥廣雅曰疎上也毛詩曰明星有爛鄭玄曰明爛然也說文曰希疏也希與稀通說

苑曰翟璜乘車載華蓋田子方怪而問之對賓御紛馳沓

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尚書中候曰青雲停至

鞍馬光照地良曰颯沓衆盛兒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

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善曰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

繁華也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系銑曰嚴君平卜於成都市

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是身與世相弃也此詩獨美嚴公

以諭當時奢麗善曰言身棄世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仕

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

夫欲勉於形者莫如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五言

冀子陽

白曰：冀義集曰：冀字子陽，會稽人。七歲能屬文，始安王引為侍郎，後遷征

虜府記：望參軍，霍去病為漢驃騎將軍，以破匈奴義慕之，是以諒矣。善曰：冀義集

序曰：冀字子陽，會稽人也。七歲能屬文，後始安王引為侍郎，尋兼建安征虜府主簿。

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天監中卒。

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

翰曰：旄，旌旗也。汗馬，謂馬出汗。有功勞也。長城，秦所築，在北地。

善曰：班固《西征賦》曰：「伏節擁旄，鉅人伐鼓。」漢書：公孫弘曰：「臣愚驚無汗馬之勞。」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

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

善本作涼。秋八月，虜騎入幽并。

濟曰：虜匈奴也。幽并二郡名。善曰：宋飛狐白日晚，澣汗子侯詩曰：「高狄八月，白露變為霜。」

海愁雲

善本作生。良曰：飛狐地名，滸海北。海名。善曰：漢書：鄴食其曰：「昨飛狐之口，臣瓚曰：飛狐。

在代郡西南，塞名。漢書曰：霍去病率師登臨瀚海。如傳曰：瀚海，海名。說文曰：陰雲覆日。羽書時斷絕。

刁斗晝夜驚

銑曰：刁，書微也。兵微也。斷絕謂路有寇，不備。持行故謂晝夜驚。善曰：羽書即羽檄也。楚漢春秋曰：「擊布反，羽書至上，大怒。」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鐃，受一斗，晝炊，夜飲。」

乘墉揮寶劍，蔽

擊持行名曰刁斗。今在滎陽庫中。鐃音德。乘墉，揮寶劍，蔽

曰：引高旌。善曰：周易曰：「乘其墉，弗克，毀，柱，頹。」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揮，動也。越絕書曰：「楚王使風湖子歐冶子

于將作劍，曰：太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圍楚之城，三年不

解。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為之破敗。雲

屯七萃士，魚麗

六郡兵。翰曰：雲屯，如雲之屯。萃，聚也。以

麗陣名。六郡，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善曰：陸

機從軍行曰：「胡馬如雲屯。」據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

郭獎曰：萃，聚也。亦猶傳有七輿、大犬，皆衆聚集有智力者。為王爪牙也。左氏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為魚麗之陣。」漢書

曰：趙武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胡姑闞下思，羌

充

攻

笛隴頭鳴

濟曰：笛，蕭也。起於胡。笛起於羌。思者，其聲悲思。

善曰：李陵書曰：胡笳互動，沈約宋書

有胡漢舊箏笛錄有曲不記所

出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

精良曰：骨曰逐，皆匈奴侯王名，自警警伏也。亡精失魂鬼

善曰：漢書匈奴傳有骨都侯，又曰：匈奴尊焉。文穎曰：恐懼

也。漢書匈奴傳有日逐王，玉門罷行侯，甲第始脩營。

故方侯皆屬也。去病有功，而賜之甲第。甲第謂第一之宅。

功立百行成。論語曰：登外也。十六分曰：度，言粟多也。善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度，包成曰：十六分。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

善曰：老子曰：天長地久，又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爾雅曰：虧，毀也。未窮激楚樂，已見高

臺傾。良曰：激楚，歌舞也。人既遷化，故云高臺傾。善曰：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言樂聲

並會復作激楚之聲也。桓子新論琴道，雍門周說：當令麟

閣上，千載有雄名。銑曰：天子思其功德，圖形貌於麟閣上。

善曰：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服膺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敎其姓名。

百一詩一首

五言。善曰：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特

事，備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為應

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

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

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

新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

謂曹爽曰：公全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

百子詩

應休璉

向曰文章錄曰應璉字休璉故陰人

曹爽多違法度璉為是詩以諷焉以刺

在位者莫不怪愕獨何晏無怪也意者

以為百分有一補於財政善曰文章錄

曰璉字休璉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

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璉為是詩以諷

焉典著作卒文章志曰璉故南人也詩

序曰下流應侯自誨也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論語曰紂之不

善不如是甚也善曰

是以君子惡告下流天下之惡皆

歸焉尚書仲虺曰慎厥終惟其茲

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

誣濟曰宿久也誣猶欺也善曰韓子曰

諛諛曰惟夫亦得實嬰通列侯宗室為

名高三略曰侵誣

內諛諛前者墮許規切善

官去有人適我閭良曰墮官羅

官也閭里門

也善曰高唐賦曰田家無所有酌醴焚

枯魚善曰漢書

易

多

乎

問

才

長吏善曰高唐賦曰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善曰漢書

田家作苦蔡邕與袁公書曰酌醴焚枯魚善曰漢書

銑曰承明謂天子待制處也善曰璉初為侍郎又為常

侍又為侍中故云三入陸機洛陽記曰吾常怪謁帝承明

廬問張公張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朝

所以占之此土是

謂仁智居向日此土謂璉之間里仁智謂有山水也善

之辭也爾雅曰隱占也郭璞曰隱度

文章不經國陸陸頌

無尺書善曰典論論文曰文章經國之大業新序孫叔敖

也漢書曰廣武君曰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問璉何等

才

易

多

乎

問

才

無也。善曰孝經曰曾子避席。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漢書曰王邑請召賓色稱賤子。良曰宋有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以爲大寶而藏之。周客聞而觀焉掩口盧胡而笑。此燕石也。與瓦礫不殊。言周客知宋人非寶而觀之。有人知我無德而問之。其於愧也不亦多矣。皆調朝庭之士有其位無其才。能不愧矣。善曰言已妄竊崇班心常懷恥。類宋人之遇周客慙愧而無所知。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竊七日。喘晁玄服。以發寶。華匱十重。巾十襲。客見悅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礫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社預左氏傳曰。如從也。

遊仙

游仙詩一首 五言

何敬祖

銑曰。魏榮緒晉書云。何劭字敬祖。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爲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思遊仙法世。故爲是詩。善曰。滅榮緒

晉書曰。何劭字敬宗。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爲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思遊仙法世。故爲是詩。善曰。滅榮緒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栢。自曰。亭亭高山。栢。青青陵上栢。劉公幹贈從弟詩。曰。亭亭高山。上栢。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彫落。善曰。莊子曰。受命於地。唯松栢獨在。

冬夏青青。爾雅曰。栢。本也。焦貢。吉士懷身心。悟物思遠託。易林曰。溫山栢。栢常茂。不凋落。吉士懷身心。悟物思遠託。

揚志玄雲際。流目矚巖石。翰曰。吉士。劭自喻也。物謂松栢。因矚視也。善曰。尚書曰。庶常吉士。七卷。羨昔王子喬。友曰。抗志雲際。思玄賦曰。流目眺犬衡門。

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良曰。王子喬者。周靈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後於緱山。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善曰。

文子曰。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上與道爲友。下與化爲人。張湛曰。上能友於道。友或爲反。呂氏春秋曰。君子反以

修德。思玄賦曰。續連綿兮。抗跡遺萬里。豈戀生人。善曰。守翁暗賤。說文曰。御使馬也。

樂長懷慕仙類取善本作然心餘邀說曰抗舉也勝遊善曰廣雅曰抗舉也楚辭曰悲申屠之抗疏王逸楚辭注曰縣縣細微之思也又曰遊遠也

游仙詩七首 五言

郭景純

向曰璞詩雜游仙意雜傲誕上下道德信遠乎哉善曰凡遊仙之篇皆

所以泮鐵塵網緇鍊纓彼食霞倒景餌五玄都而羨之制文多自敘鍾志

狹中區而辭無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

窟善臣作客字

京華游俠客山林隱道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齊曰朱門

貴門蓬萊仙山名若如也善曰西京賦曰都邑遊俠張趙之倫莊子曰徐無鬼見魏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久矣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為棲又曰遊者退也周易曰龍德而隱遊世無悶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捨朝隱而赴王庭藏養生而待朱門矣史記曰李少君謂武帝臨源挹清日臣常遊海上見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也

波陵岡搃丹萸音哺良曰陵上搃拾萸草也善曰

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食之延年凡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

搃說曰靈谿谿名盤樂安何也仙人登天因雲而上故曰搃雲梯也善曰靈谿谿名也庾仲雍荊州記曰大城西

九里有靈谿水雲梯言仙人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可

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以取宋張湛列子注曰班輪為梯可

以陵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向曰莊周為蒙漆園吏楚

之為用周夾謂使者曰亟去無汗我故云傲吏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曰守國之孤願變先

生之志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而隱是曰逸妻善曰史記

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亟去無汚我

列女傳曰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進則保龍見退

曰

為則字
五臣作

在田

揖
五臣作
把字

則縞落羝縞曰易云九二見龍在田龍德正中也又曰羝

保中正之美不可歸於俗務就羸角之困者善曰進謂

求仙也退謂處俗也周易曰九二見龍德而正中者也又

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

齊曰夷齊二人恥武王伐君之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璞將

踏於風塵之外不為夷齊守此小節故長揖謝之而去

善曰左氏傳曰魯人之臯使我高蹈莊子曰孔子彷徨塵

垢之外說文曰謝辭別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

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

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善曰青谿山名道士有道士者

有青谿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郭雲生梁棟間風

景然常作臨沮縣故遊仙詩曉青谿之美

出窻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善曰蘇秦學於鬼谷

善曰史記曰蘇秦車師事於齊而冒於鬼谷先生徐廣曰

穎川陽城有鬼谷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

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翹跡企穎陽臨河思洗耳善曰

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翹跡企穎陽臨河思洗耳昔堯

朝許由於師澤之中請屬天下許由逃之穎水之陽由以

其言不善乃臨河洗其耳翹高也企舉踵也言思慕此事

善曰廣雅曰翹舉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師澤之

起

東

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耳善曰聞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善曰

言不善乃臨河而洗其耳聞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善曰

聞闔風水波渙然如魚鱗之起善曰聞闔風已見靈妃

西京賦高誘曰兌為聞闔風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靈妃

顧我笑粲然啟玉齒善曰靈妃宓妃也毛詩曰顧我則笑

然皆笑莊子曰女商謂徐無鬼曰吾所以蹇脩時不存要

說君者吾未嘗啟齒司馬彪曰啓齒笑也蹇脩時不存要

之將誰使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善曰楚辭曰

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王逸曰古

賢蹇脩而媒理也廣雅曰將發也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善曰翡翠鳥名苕枝鮮明也

善曰言珍禽芳草遞相輝映可

悅之甚也。蘭綠羅結高林，蒙籠蓋一山。向曰：綠羅松蘿也。善曰：陸機毛詩草

木疏曰：松蘿蔓然而生，枝正青。毛詩曰：葛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

中有冥寂士，靜

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蔡挹飛泉。翰曰：冥，霄天也。藥，藥

玄默也。楚辭曰：放遊志乎雲中。淮南子曰：大丈夫乘雲赤

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齊曰：赤松，占仙人。鴻鳥也。善曰：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

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

室中，隨風雨上下。漢武內傳：王母侍者歌曰：遂乘萬龍，輓

馳聘，躬九野，藉康茶難。曰：怪怪以相實，方目亦松。以水玉乘煙，古白鴻頌曰：茲亦耿介，矯翻紫煙。

左挹浮丘袖，右拍白洪崖。肩良曰：浮丘，洪崖，並仙人。善曰：列仙傳曰：浮丘公，接王子喬，以上嵩高山。

生借問蟬，蟬輩寧知龜鶴年。銑曰：蟬，朝生夕死，以此世

人也。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蟬，朝生而暮死，養生要

論曰：龜鶴壽有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道家之言：鶴曲頸

而息，龜潛匿而噴，此其所以為壽也。服氣養性者法焉。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向曰：六龍，日駕也。不可頓而止

揚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幸

得延年壽也。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淮南

子曰：二者代謝，非此則高。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淮海變

微禽，吾生獨不化。翰曰：推入淮為蜃，雀入海為蛤，言此微

禽入于淮為蜃，龜鼈魚鱉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雖欲

騰丹谿，雲螭非我駕。齊曰：丹谿，仙者所居，騰外也。雲螭，龍

死，成之必敗。然而感者，望乘風雲，與蜃龍共駕，適不死之國。國即丹谿，其人得遊，列彼翔翔，倒景然。死者相襲，立

魯陽公與韓遊難戰酣日暮投戈而磨之日為之反三舍
 二十八宿一宿為一舍斐愧無此德迴日使反得遊其壽
 也善曰魯陽揮日見淮南子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叱
 許慎曰二十八宿宿為一舍
 陽訝切統曰叱莫聲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
 斯尚書曰日月逾邁孔安國曰如日月之並過儀禮曰婦
 人拊心不哭叱教學也楚辭曰
 夏不暇兮寢食叱增歎兮如雷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游向曰逸輕霄天迅疾也言有仙

逸迅思拂霄及逸遊以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翰曰清

也增高也瀾大波也吞舟大魚也言小水不能運吞舟之

魚俗人不足知游仙之事善曰清源不能行運吞舟之

泉以喻塵俗不足容乎仙者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方塘含

清源楚辭曰谿谷巖巖水增波韓詩外傳曰孟子曰夫吞

舟之魚不居污澤度瑤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齊曰特達

量之士不居汚世此也善曰瑤瑋明月皆喻仙也言瑤瑋雖有特達之美

而明月皆喻難闇投以喻仙者雖有超俗之譽非無捕影

之譏禮記孔子曰瑤瑋特達德也鄒陽上書曰明月之珠

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潛穎怨青陽陵若哀素秋翰曰穎

木也生潛隱之處則青陽之不至生陵阜之上則哀素秋

之早及言仙俗殊事異宜與此相類善曰言世俗不娛

求仙而怨天施之偏又歎浮生之促類晉類怨青陽之晚

遊仙詩曰潛穎隱九泉女蘿斜高松養與此同爾悲來惻

丹心零淚綠纓流善曰悲俗遷謝故惻心流涕周易曰謂

明吾丹心惟南子曰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流涕霑纓

雜縣平寓魯門風煖將為災良曰海鳥曰愛君止於魯東

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暖丈仲曰信吾過也賈逵注曰安居雜錄也

吞舟浮善本作**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

臺鏡曰此中神仙為之不安而排雲上出但見其金銀臺

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他人及不**陵陽**

挹丹溜容成揮玉杯濟曰陵陽子明容成公皆仙人也挹

善曰列仙傳曰陵陽子明者涇鄉人也好釣魚於延溪釣

得白魚腸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

石脂服之三丰龍來迎去抱朴子曰流丹者石芝赤精蓋

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

事老子亦云老子師揮以手揮之神仙傳曰茅君學道於

齊不見使人金案**姮娥揚妙音洪崖領**五其願良曰姮娥

玉杯自來人前**感其願**良曰姮娥

音謂善歌也洪崖古仙人也領動也聽合律故聽其願

善曰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帝娥竊而奔月

許慎曰常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大人是也史記蘇秦

曰妙音美人以充後宮洪崖已見上列子曰領其願則歌

合律廣雅**外降隨長煙飄飄戲九垓**鏡曰外降上下也九

垓曰領動也

仙傳曰寧封子者黃帝時人也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淮

南子曰靈敖游乎北海至于蒙鬱之上見惟士處虛敖仰

視之乃與語曰唯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若

敖而已今卒觀夫子於是始可與敖為交乎士笑曰今子

遊始於此而語窮六合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

父

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居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

虛敖視之**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鏡曰五龍皇后君兄

弗見乃止

身長曰角龍次曰徵龍次曰商龍次曰羽龍父曰宮龍父

與諸子同仙在五方言此諸仙奇齡過此矣嬰孩小兒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齡年也道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

皇后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

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次曰

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孔安國論語注

曰方北方也釋文曰人初生**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良

曰嬰兒說文曰孩小兒笑也

燕邪王使入海，往蓬萊山，求不死之藥，終不能得。故云無靈氣。西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鮮語之，以至道殆。恐非和戈也。善曰：燕昭使人入海蓬萊，已見上文。漢武非仙也，見漢武內傳。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復。善曰：本魄窮也，魄窮也。魄窮也。善曰：說文曰：朔，月一日始也。晦，月盡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禮記曰：四時和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尚書曰：惟三日哉，生魄。孔安曰：善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濟國曰：十六日明消而魄去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司馬彪續漢書曰：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秋。朱羲曰：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河圖曰：立秋秋分，月

從白道。漢書云：月有九行，立秋秋分，西從白道。左傳曰：分同道，謂者分秋分日月同道也。寒露拂陵者，女蘿辭松栢。良曰：陵，若陵陵上草。女蘿，兔絲也。綴於松栢，子曰：斗指辛則寒露。陵者，已見上文。毛詩曰：葛藟女蘿，施于松柏。毛萇曰：葛寄生也。女蘿，松栢也。善曰：淮南

終朝蟬蛸，豈見夕。統曰：薺，薺花也。朝榮暮落，蟬蛸小蟲，名其物向晨而結，絕日而殞。毛萇詩傳曰：蟬蛸，朝生夕死。善曰：潘岳朝菌賦序曰：朝菌者，時人以爲薺華。莊生以爲朝菌，其物向晨而結，絕日而殞。毛萇詩傳曰：蟬蛸，朝生夕死。

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向曰：圓丘，山名。奇草，芝草。靈液，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東方朔十洲記曰：此海外有鍾山，自生千歲芝及神草，靈液謂玉膏之屬也。曹植苦寒行曰：靈液飛波，蘭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善曰：王孫，王公子孫。林叅天。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善曰：王孫，王公子孫。

者，言貴者饌八珍之味。仙者服五石之藥。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曾青、礬石。善曰：王孫列八珍，以傷生。安期鍊五石，以延壽。言優劣殊也。漢書源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禮曰：食醫掌和王八珍之齊。列仙傳曰：安期生自言千歲，抱朴子長揖當途人，去來山林客。善曰：當途人，謂執曰：當途，即當仕路也。漢書武帝制曰：守文法以載冀其世者，甚衆。山林已見上文。孟子曰：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鮑叔子之功，可復許乎。趙岐曰：當仕路也。

晏

石味

棧

即

才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文選卷第二十一

州學齋諭吳撫校勘

州學司書蕭鵬校對

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覆校

文選卷第二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招隱

左太冲招隱詩一首

陸士衡招隱詩一首

反招隱

王康琚反招隱詩一首

游覽

魏文帝芙蓉池作一首